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
910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一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莊加切

會吳見會于鍾離柤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左氏曰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高氏曰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吳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諸侯從吳至戚之會吳來從諸

通志堂

侯今相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賈道王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於彭城之相會吳道其來路也悼公以十一國之君賓吳吳始橫矣爭長之漸兆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杜氏曰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

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辱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辜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辜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未詳信否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

無復伯計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存耕趙氏曰會吳非矣滅偪陽何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悼公欲通吳之道而滅偪陽以亂易亂也莘老孫氏曰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爲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二大夫皆帥師省文耳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高氏曰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辜不容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師伐秦

左氏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

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非所以伯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桓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愚謂薛杞二伯序於諸子之下亦然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盜殺鄭公子髡公孫輒

髡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寇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

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高氏曰爲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者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邦衡胡氏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

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成鄭虎牢

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也城虎牢不言鄭而戍言鄭未詳案左氏言鄭及晉平豈為鄭戍之歟然下書楚救鄭次年鄭復侵宋則左氏之說又可疑姑闕以俟知者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愚謂亦以見晉之眷鄭如此而鄭之反覆如彼也義又見五年戍陳○

案成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今晉之伯區區與楚爭鄭成鄭雖足以少存左衽之變而功烈之卑如此王伯之道厥效較然有天下者可以知所擇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愚謂春秋凡書救皆彼善於此者也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見夷狄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王綱墜人道亂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增立中軍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

私乘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役謂供官力役即唐之丁也邑謂賦稅若唐之租調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懼民歐之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又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

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孫氏曰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葦老孫氏曰蓋三桓欲弱公室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爲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高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於農耳亦何俟於作哉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爲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辜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見成十年此但四卜少殊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則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甚哉鄭之不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尊中國爲心以致二國交伐不已今復侵宋以起諸侯之伐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左氏曰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鎖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齊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爲僭矣此會又在莒

子邾子上於是爲甚見世子之益驕貫道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弒宜也愚謂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當從二傳京鄭邑太叔所封也未詳孰是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開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義見莊十六年○

師氏曰案去年秋諸侯伐鄭者晉悼之初駕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三駕也左氏謂晉侯謀所以急民三駕而楚不能爭者此也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至是同夷狄三伐宋皐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

荊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氏曰蕭魚鄭地鄭服而諸侯會左氏曰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奚如楚告將服
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肹告
於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
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

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
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程子曰鄭
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
之能感人也邦衡胡氏曰所謂彼善於此者也其
卻楚之功亦庶幾召陵城濮之風焉義又見隱二
年鄭伐衛○黃氏曰案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
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
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
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伯又伐宋者楚未知鄭
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
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

也楚執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於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三人決於從楚故鄭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為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己而後藉以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之會則伯功之盛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竊疑魯大蕭魚之功出雖以伐鄭告而歸以會告爾然不敢質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消梁作宵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之子伯有也左氏傳見上文高氏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伐秦之役也晉無故伐秦秦又報復之皆憤兵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

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東鄙也見成九年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事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康侯胡氏曰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莒入向○貫道王氏曰魯自鄆亡而莒實爲鄰伐魯東鄙屢矣小國既滅鄆又求多於魯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衰踰封君則實自宿始強也

夏晉侯使士鮒來聘

左氏曰晉士鮒來聘且拜師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曰前此不書卒自戚之會列於諸侯故乘以死赴於中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取邾音詩公羊作詩

減而言取見宣九年杜氏曰邾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邾亭義見莊十年齊減譚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高氏曰楚共王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城防

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高氏曰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貫道王氏曰自季氏城費而後各城其私邑防臧氏之邑所謂以防求爲後於魯者也武仲據邑以請非以其城池之固乎未詳是否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勅邁切公羊作蠆下同

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老齊子也書人微者也杜氏曰向鄭地邾衡胡氏曰春秋書內大夫出會未有

兩卿同行者此言季孫叔老見襄公失政小人之用事者衆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高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邾衛胡氏曰兩卿出會大夫既見於襄兩卿及盟諸侯又見於哀以戒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三月乙未朝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括公羊作結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欒之役也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

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未詳是否

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邦衡胡氏曰秦戎狄也其與晉交伐久矣十一年又伐晉是猶夏也然非不可懷來者晉遽合諸侯之師以伐之而以征伐之權委諸大夫失刑政矣○木訥趙氏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皐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衍出奔齊 左氏穀梁無衍字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石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孫氏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臯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臯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

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康侯胡氏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也愚謂自成七年書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書孫林父自晉歸於衛又見於鍾離善道之會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臣逆命晉屬黨惡皆可爲後世鑒不特衛侯之不君也義又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

甘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義見隱二年

鄭伐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牟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衛足見晉

伯主柳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舉惡自見貫道王氏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是役列國之大夫為會政在大夫不可反矣高氏曰剽逐其君而篡其位王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義又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黃氏曰荀偃本亦弒賊故為逆賊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孫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賊而衍歸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

遂鄫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高氏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內午及荀庚盟于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會而遠盟於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因以為春夏之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耳

義見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劉夏非卿故書名也任氏曰劉夏書名士也愚謂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故魯史得書於策而春秋因以見義耳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

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風化何以成乎○葦老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見桓六年杜氏曰遇魯地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高氏曰齊於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齊固有憾於諸國矣而猶懷夫表

婁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愚謂齊侯伐魯固無王矣然自晉士匄會林父定衛剽而齊始背盟成魯邑也而書救又書至遇則王綱不振襄不能君三家分魯舉形可見自此至十八年齊伐魯故又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起文也○君舉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

天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公羊作郕

杜氏曰郛郭也高氏曰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

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貫道王

氏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黃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三十而卒其經營楚鄭時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僨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爲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

鄭虎牢而得陳鄭外抗強楚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所以成伯業者柳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爲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民無謗言所以復伯業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桓文之上餘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高氏曰三月而葬簡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存耕趙氏曰平公虐欲合諸侯以爲榮不待期而葬父使下從大夫之禮無人心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閒切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孫氏曰溴梁晉地杜氏曰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諸侯大夫可知左氏曰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祈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宮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

梁命歸侵田公羊曰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之禮矣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寧六卿分晉三家柄魯祿去公室浸以衰微聖人因此盟以著喪亂之階康侯胡氏曰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子之使劉氏曰邾莒交伐魯將討焉而悼公卒平公即位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已之不可以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

本之意也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夫孟子可謂知本矣何氏曰諸侯有辠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夏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貫道王氏曰書至於齊伐之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義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寧殖下故知微者也愚謂二者皆魯史之文也邦衡胡氏曰衛寧殖出其君其惡大矣鄭伯荀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締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
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皋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
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義見隱七
年齊來聘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二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羊作啃

邾子宣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爲其冬
邾人伐我南鄙起文也○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
子以歸此書邾子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鉼重
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於晉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又爲十八年晉執石買起文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羊作洮左氏無齊字）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杜氏曰桃弁縣東南有桃墟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高氏曰齊爲二師以交攻魯其恃衆暴寡如此況齊魯仍世昏姻之國也數年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爲齊故也愚謂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居喪興兵以伐魯其暴著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

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高氏曰舉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劉氏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者所以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爲曹故也黃氏曰爲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爲行人而執之張氏曰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齊執鄭詹○劉氏曰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莫如正孫蘭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計固有若是乎夫賞不當其功罰不當其皋不祥莫大焉大惡不舉小過必察猶不當其皋也秋齊侯伐我北鄙　侯公羊作師左氏或作師

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從
邾莒以助其虐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
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義又見隱
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者共圍也諸不言同而此言同者因舊史之
文而不革也劉氏曰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左氏
曰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
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
背盟陵虐神主會臣虔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
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
洮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

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伐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楯以爲

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蘭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鄆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葉氏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戚又圍桃圍防於晉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是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不以魯也故圍齊之城

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周公封蔡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守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亦紀實事以起葬曹成公之文耳義見隱三年

宋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廖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

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高氏曰楚於是復爭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阿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即督揚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高氏曰盟者何平公修伯也雖盟焉楚闕於南齊易於後吳人且張一邾之微面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其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辠乎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漷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伯政也

公至自伐齊

貫道王氏曰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蓋以伐齊出而

終之以圍也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案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虢切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左氏曰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張氏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臯

矣魯以諸侯之力旣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劫邾使與魯豈伯者之舉哉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言其取之多也又臯其亂先王之疆理也

○愚案邾屢伐魯信不道矣爲魯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正名其臯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以爲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後世鑒戒昭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曠黃氏曰拜其爲魯伐齊

且取邾田以與魯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葬曹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案伐齊左氏以爲晉命也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納惠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

張氏曰討強暴之臯而

晉何以服齊皆未詳信否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此又爲齊殺高厚及二十年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侯環公羊作瑗

齊侯瀆淵之盟起文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邦衡胡氏曰襄昭之際大夫專權凡帥師而專伐

者多非君命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士匄

引師而還亦庶乎彼善於此之義矣愚謂諸侯非

王命而侵伐人之國皆惡也況大夫帥師哉士匄

聞齊侯卒而還其惡大其善小春秋紀其實以戒

後世非獨善之而已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譏世卿也蓋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

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

仲孫羯仲孫玃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

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又爲二十年仲孫速居喪盟莒伐邾起文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酈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愚案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不幸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喜

左氏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務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辠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葬齊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邾衡胡氏曰西郛國之內城夫懼齊而城其內城則魯之弱滋甚矣書此以戒爲國家者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區區勞民而城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愚案此柯非莊十三年之柯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之

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羊作遬）

速仲孫蔑之子莊子也杜氏曰向莒邑左氏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高氏曰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莒是以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故二國復自盟以結好自是二十

年莒魯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此皐惡可見者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切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汚衛地張氏曰唐置澶州後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曰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仲孫速帥師伐邾速公羊作遬

許氏曰祝柯之會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變穀梁作濕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僖二

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奔夷狄尤辱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通志堂

邦衡胡氏曰陳侯之弟而出奔甚其叛兄而失守
也楚夷狄而即之惡又甚矣夫兄弟而家道
正弟而出奔固可辜矣兄亦未爲得也譏千乘之
國不能容其親也○愚案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
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爲人弟而
出奔天倫絕矣

叔老如齊

齊與魯平於是通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季孫宿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葉氏曰以漆閭來奔者據其邑叛而歸我也杜氏
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
閭亭任氏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
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左氏曰邾庶
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紈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婼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高氏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於魯其皐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木訥趙氏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爲賊淵黃氏曰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與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懷子也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祈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高氏曰盈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二十三年欒盈入於晉起文也○郝衡胡氏曰凡書出奔楚者惡其失守出奔而又即安於異類也當是時衛侯鄭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黃陳鍼宜各蔡侯朱宋華亥向寧華定王子朝徐子章羽皆奔楚楚者也此非特傷中國之衰日入於夷狄蓋深戒後世有國家者不可即安於異類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郭綱曰此不入食限而食焉政教

之失然也義又見隱三年○高氏曰連食兩月變之大者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爲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目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於衆庶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辠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曹伯來朝

曹伯負芻之子左氏曰曹武公來朝始見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言壬

杜氏曰商任地闕邦衡胡氏曰會于商任沙隨齊平故也自諸侯圍齊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齊侯與焉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著不朝正於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 公羊穀梁薛伯上有滕子二字

沙隨見成十六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令尹子南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匄古害切

義見隱三年宋

夏邾畀我來奔 畀必利切公羊作鼻

孫氏曰此言邾畀我來奔者惡內也惡卿受邾叛人邑今又納叛人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杞孝公

杞伯三月卒而葬於夏非二月而葬則三月四月耳可以見其速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晉殺趙同趙括
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而此言及呂氏以
爲慶虎慶寅之舉不等故言及愚謂此亦舊史之
文耳不必執彼以例此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言自楚有奉也夫爲人弟而奔夷狄又倚夷狄而
歸陳其舉著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康侯胡氏曰曲沃者欒盈所食之地張氏曰在河
東聞喜縣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

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雖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
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
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
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
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
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
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嗜魏氏及
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飲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

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鮪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孫氏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劉氏曰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

亂而已矣○高氏曰昔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繁衍強盛必叛之邑也愚案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晉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爲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高氏曰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晉爲盟主而衛

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於此矣義之不行也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公羊穀梁作俞

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莘老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皐明矣愚謂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

己卯仲孫速卒 速公羊穀梁作遬

此譏世卿與次年叔孫羯侵齊起文也大意又見

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臧孫許之子臧武仲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其出乎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杜氏曰阿順季孫爲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愚謂凡言殺其大夫者譏其專殺也欒盈作亂人所當討故以討賊之辭書之與鄭良霄同亦衛州吁齊無知之類也可爲亂臣之戒矣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隊宿於莒郊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莒人行成莘老孫氏曰莒小國齊諸侯之強而
世爲盟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書曰齊侯襲莒
蓋侵伐之中辠之尤大者乙○黎氏曰春秋用兵
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襲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
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
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義見僖七年
齊來聘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仲孫速之次子孝伯也左氏曰孟孝伯侵齊晉
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
故仲孫羯於是乎侵齊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從政
無復三年之喪辠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戴氏曰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爲晉復
怨夫當事而救不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
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
其爲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矣高氏曰於此見楚弱而吳強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於吳方急吳而緩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朝日有食之既

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末詳信否木訥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無得故崔杼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自古姦臣篡弒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在春秋時姦惡最甚然非一日之積也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錄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爲篡弒之禍故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

之將弒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朝日有食之

兩月連食異之大者也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公羊作陳

夷儀見僖元年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葉氏曰晉之再會皆爲謀衛未詳孰是高氏曰杞伯居喪出會覩文見義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於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加兵於莒晉侯爲是爲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未詳是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三國附夷狄以伐中國皐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切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曰齊人城郠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

禮也賜之大路未詳信否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

京師而使大夫往聘大不敬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

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康侯胡氏曰古

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

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

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

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

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

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

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義又見宣十年饑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存耕趙氏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連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蛟蚘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葉氏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

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於伐襄而莒復見伐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爲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爲雍榆之救固已兆怨矣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也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

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蔡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

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傁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鞫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豈

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

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蹄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郊衡胡氏曰崔杼之弑其處心積慮蓋二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朾代君而盟次于鄄代君而會則專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荀罃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弑君不知其非一日之積也易之言微矣愚謂齊光自爲世子而出與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又案崔杼弑君而後無討賊之文則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下同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霤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愚謂鄭伯出會而舍之入陳不特無王亦無其君也義又見隱元年苕入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故城愚謂齊桓之盟壹明天子之禁晉侯為夷儀之會重丘之盟齊有弒君之賊而不能討宜其六卿分晉諸侯解體蠻夷日熾而不支也然則此會此盟又齊桓之罪人矣義又見莊十六年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衍也不名闕文也愚謂衛國者衍之國也不能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既不君矣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復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乃旋入夷儀以求復位無足道也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諸侯不君而庶孽簒竊大夫專恣冠屨倒置皆可為後世鑒此當與次年寧喜弒其君剽衛侯衍復歸于衛兼考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見宣八年左氏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

沈尹壽與師祈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辠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羣舒其先本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也因其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蠆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於晉受之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愚謂陳從楚伐鄭信有辠矣然猶迫於強楚而不得已也鄭舍之入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復伐之則又甚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作謁

杜氏曰遏諸樊也巢門楚外城門也葉氏曰諸侯不生名吳子何以名吳子卒矣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趙氏曰此與鄭髡頑如會卒於鄛文義正同皆以便文爾葦老孫氏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 匹妙切

剽公孫剽也十四年衛侯衍奔齊衛人立剽左氏曰二十年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皐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似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似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
穀曰不可獲辱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
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
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
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黃

氏曰剽本篡立而書甯喜弒其君者喜嘗事之爲
君十三年也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此
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葉氏曰剽之與衍蓋不兩立以衍之歸爲正
則剽不得爲正矣何以名喜曰弒哉此剽與衍之
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
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衍殖以爲不然則去
而違之既與之立則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
也孰有北面事之十三年而不以爲君者乎爲衍
則可以殺剽爲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衍之說
也喜受命而殺之非弒君而何以衍言之則公孫

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愚案此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同意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見文元年趙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高氏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寧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愚謂人臣而叛其君皐惡自見矣○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黃氏曰衛侯歸書名者剽弒衎歸衛有二君名以別之也孫氏曰衛侯前年入于夷儀今寧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也愚謂衛侯先入夷儀使寧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夫國雖其國然其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勢力詐謀強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杜氏曰荀吳偃子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市延切

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加宋上者鄭以卿也澶淵見二十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何切公羊作座

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内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酖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惟佐也

張達

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而無辜也乃享伊戾康侯胡氏曰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辜宋公何哉諧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閒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春秋正其本之意義又見僖五年晉侯殺世子○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辜君之不明惑於讒慝爲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蓋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

通志堂

古讒人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晉人執衛寧喜

公羊曰不以其舉執之也愚謂寧喜弑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既失刑矣況既執而不殺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寧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舉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於夷狄死非其所矣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

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爲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荆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洧而後葬許靈公愚謂夷狄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愚謂夷狄滑夏其

皐大矣而陳蔡從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葬許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義見僖七年齊麥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羊作瑗

不序宋大夫者在宋故也在宋則宋與會可知後盟同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

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衞石惡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閒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

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君舉陳氏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澶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邦衡胡氏曰諸侯之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爲可弭而夷狄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後三四年楚子大合諸侯于申伐吳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耶夷狄果可以久處耶高氏曰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啓戎心干盟偪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侯亦傚首兩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寧喜

左氏曰衛寧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寧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葦

老孫氏曰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衛侯衛侯德喜之迎己反國復用之爲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辜然衛侯殺之不以其辜故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殺奚齊弑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晉侯夷吾衛侯衛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義又見莊十六年曹殺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敬姜仲專

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辜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慰乎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未詳信否義見二十年陳侯之大夫盟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後開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紳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未詳信否義與前會同此則因會而盟又甚焉者也○君舉陳氏曰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日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所以興衰也愚謂齊桓攘楚晉文繼之有城濮之師襄悼嗣伯雖事有優劣然皆以攘楚爲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蓋如此魯襄以來楚未有勝中國之勢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分中國之諸侯以朝楚而卑夏於是乎莫辨趙武

之皐不可勝誅也而說者以爲趙武之力豈不悖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義見僖七年元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也義見隱十一年

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仲孫羯如晉 羯居謁切

義見僖七年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計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垜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子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棅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陳無須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義見僖七年元咺奔晉○貫道王氏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亂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曰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存耕趙氏曰楚雖強非魯所當朝有周不事而如齊如晉春秋猶書之矧如楚乎以中國之諸侯奔走於荊蠻之庭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將淪胥而爲夷矣孟軻有言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悲夫○邦衡胡氏曰王綱既衰中國無伯夷狄日肆故公遠朝強夷以息肩而聖人必書戒後世不可屈身於夷狄也其後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石晉父事契丹欲以保國而卒被害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之戒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天王靈王也一見王崩而公在楚不奔喪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及會於澶淵三見晉士鞅吳子楚遠罷來聘仲孫羯聘晉杞子來盟四見景王居喪而殺其弟凡三年之內居喪而行吉禮者皆臯也義又見隱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俱屬十二月者范氏以爲閏

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左氏曰楚康王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義見文十八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
孫氏曰案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
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
書所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故詳錄之愚謂公
當奉正朔朝廟退而聽政之始而在夷狄故於此
書公之所在而其義自見矣○高氏曰公在齊晉
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
義自見矣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案二十
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
卒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
以侯楚子之葬待夏乃歸故於朝正之時書公所
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
夏五月公至自楚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兼見公朝荊蠻踰時而
返不奔王喪也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
閻弒吳子餘祭
石氏曰書閻又賤乎盜也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
焉以爲閻公羊曰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不稱名姓
闇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
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義又
見隱四年衛州吁事○邦衡胡氏曰人君如堂人
臣如陛衆隸如地等級遼絶而賤微之隸得弒之
者君狎而近之也其曰闇門者至賤乎賤者也舉
至賤而加之吳子惡吳子之自禍也孫氏曰則知
爲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
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
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
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杞
微弱不能自城故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
大夫故也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諸侯各守封域
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以城之況大夫乎愚謂況

奪農時以役人乎此亦放伯者之事而不成乎伯者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杞文公杞稱子見桓二年盟見隱元年盟于蔑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氏康侯胡氏曰楚椒秦術之流也木訥趙氏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義見文九年

椒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陸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薊縣自召公至簡公二十九世始見春秋張氏曰燕國薊縣左氏曰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義見僖二十年元

恒奔晉○木訥趙氏曰自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爲彼切能音皮公羊作頗下同

左氏曰通嗣君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而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義又見文九年楚椒來聘○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臣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大夫帥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薳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楚子脫之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儆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

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夫弒景侯義見文元年楚商臣事此則中國之人爲之人道之壞極矣

五月甲午宋災

義見僖二十年西宮災此則一國之災甚矣又爲其冬會於澶淵起文也

宋伯姬卒 公羊穀梁無宋字脫之也

伯姬成九年歸宋者也此爲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起文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作年非也

孫氏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且諸侯有失教及不能友愛其弟而出奔者孔子猶詳録之譏其失兄之道況景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乎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愚案爲天子弟而至於見殺其爲弟可知矣爲天子而至於殺其弟其爲兄亦可知矣然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者蓋爲人兄而不以舜之所以處象者處其弟則未足以盡爲兄之義其言深哉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王之子也瑕其名也爲人子而至於奔子道盡矣然景王爲天下主而致其子之奔父道盡矣既殺其弟又奔其子比事屬辭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京師王化之本而大亂若此王綱之不振有以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葬字下無宋字

弓叔老之子子叔孫氏曰內女不葬者也其書葬皆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葬甚焉然內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愚謂共姬不從夫之謚而別爲謚又不謂於王而自謚又三月而葬皆非禮也○高氏曰使

卿葬內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於厚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十月葬桓公襄十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皆非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存耕趙氏曰許與鄭世仇言自許許有奉也劉氏曰何爲不言殺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左氏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

三十年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蟆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愚謂爲人臣而至於出奔既得皐矣又不自反而復入作亂其見殺也宜許奉叛臣以入亦皐也義又見襄二十二年晉人殺欒盈此言復彼言復入者史氏之辭不同耳初無異義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皐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皐而皐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皐使有國有家者皆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春秋之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諸侯不討亂臣賊子而但會其葬高氏所謂皆無父無君者也七月方葬又其失禮之細者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二國稱人皆微者也不稱魯會魯不會也宋災故爲宋災之故也澶淵見二十年劉氏曰晉人與諸侯之大夫凡爲宋災故謀之也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其君一子弒其父二如是則夷狄矣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康侯胡氏曰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如桐梓雞犬之亡失也故言會之所爲以垂戒欲人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爲不祥之道也義又見僖公薨○呂氏曰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趙氏曰子野非被弒不書地闕文也愚案書卒之義未詳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癸巳卒毀也康侯胡氏曰般赤弒而書卒子野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存耕趙氏曰襄公之庶長也傳云毀也案經書癸巳子野卒辭同子般然子般云弒以傳詳之子野立次於季氏卒不於他所而於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子野卒而季氏必欲立禰是也俱未詳是否

己亥仲孫羯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高氏曰此僭天子之禮也愚謂魯不拒之以禮而受之皆非也○君舉陳氏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楚康王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見文十六年密州吁事○案此又爲次年去疾入莒展輿奔莒起文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陳章